

《管子》
经济篇文注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管子》经济篇文注译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经济学院《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管子》经济篇文注译

中国人民大学《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组
北京经济学院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25万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110·116 定价: 1.12元

编者说明

早在近四十年前，毛主席就曾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①并且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里，蕴藏着我们祖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方面的宝贵思想财富。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如同古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一样，也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很有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必要。

《管子》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但“号称难读”^③，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人尹知章就曾慨叹，其书汉“后绝少寻览，无人注解，或编断简蠹，或传讹写谬，年代绵远，详正莫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5页。

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页。

③郭沫若：《管子集校·序》。

由”^②，其中尤以《轻重》诸篇为甚。为了替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思想的同志们提供方便条件，我们选录了《管子》主要经济著作二十八篇，初步进行了注释和今译。

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但是，近几年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文化侍从梁效、罗思鼎、汤啸文之流，却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恣意歪曲和杜撰历史，并以所谓“评法批儒”为幌子，利用对古典文献的评注，大搞“影射史学”，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史学领域贻毒深重，从而给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在编印本书过程中，力求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如实地反映它的思想实质，并在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在史学的流毒和影响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人刘向从他所收集的五百六十四篇中删除重复而编辑的；后又佚失十篇（有目无文），实际只剩七十六篇。这次编印本书，是用明人赵用贤本（明万历十一年版）为底本，主要参考了郭沫若同志等编撰的《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吸取了各家注释中有益的内容，并作了必要的

^②转引自杜佑：《通典》卷十二引文。

订正；所引各种版本简称，悉从《管子集校》；译文一般采用直译，必需时所加文字，均以〔 〕标出。

本书初稿二十七篇，承蒙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同志热情支持，同意将他所作的《“侈靡篇”注释及今译》全文编入本书，这样总共二十八篇，对于我们研究《管子》经济思想来说有了一本较完整的资料书。同时在注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经济系有关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胡寄窗同志、傅筑夫同志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并由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陈逸光同志进行了审校，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是集体编著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周彦彬、傅介声、张敏如、丁朋、虞祖尧，北京经济学院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吴天颖、李乃良参加了注译初稿讨论和修改等工作。赵守正、余志高二位同志提供过个别篇的注译初稿。全书由吴天颖、虞祖尧、萧清三位同志统改定稿。最后阶段的定稿校订工作由虞祖尧同志完成，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专业知识浅薄，错误一定不少，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改定稿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改定稿

目 录

牧民	(1)
权修 (节选)	(10)
立政 (节选)	(21)
乘马	(29)
七法	(44)
五辅	(59)
八观	(71)
重令 (节选)	(86)
小匡 (节选)	(90)
问	(96)
侈靡	(108)
治国	(153)
禁藏 (节选)	(160)
臣乘马	(175)
乘马数	(180)
事语	(186)
海王	(190)
国蓄	(196)

山国轨	(210)
山权数	(222)
山至数	(237)
地数	(257)
揆度	(268)
国准	(287)
轻重甲 (节选)	(292)
轻重乙 (节选)	(317)
轻重丁 (节选)	(331)
轻重戊	(353)
〔附录〕经济词汇和短语索引	(365)

牧 民

【题解】

《牧民》是《管子》“经言”即总论部分的首篇。本篇作者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强调思想意识从属于物质生活，“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素朴的唯物论观点，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主张“令顺民心”，“下令于流水之原”；认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是实现“国安”“食足”“民富”的主要途径；把“予之为取”这种统治百姓的办法，视为“政之宝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使民各为其所长”；注重“量民力”，“不为不可成”，把财政收支建筑在客观允许的基础上，等等。

本篇题名“牧民”，就是把对人民的统治视如牧养牲畜；而他所视为“政之宝”的“予之为取”原则，在本质上依然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②。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③；守国之度，在飭四维^④；训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⑤。

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

①有地：拥有土地。牧：这里指统治，治理。民：《管子》中“民”的用法较多，我们的译法是：在泛指除国君、官吏之外所有各阶层人时，译为“百姓”，如本篇；在专指某一类人时，则结合上下文义分别确定译法，如：“道有饿民”（《国蓄》）的“民”译为“人民”；“一民养四主”（《治国》）的“民”，译为“农民”。还有一种情况，“民”的含义相当于“人”或“人们”，如：“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务：注重，致力，努力从事。四时：春夏秋冬，这里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农业生产活动。守：保持，可引申为依靠。仓廩（lǐn lǎn）：粮仓，古代把藏谷的叫“仓”，把藏米的叫“廩”，这里指粮食储备。②国：指诸侯国家。远者：从其他诸侯国来的人。辟：开辟，开垦。举：举发，开发。留处：定居下来。荣辱：光荣和耻辱。上：指君王。服度：指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六亲：指血缘关系较近的亲属。四维：指礼、义、廉、耻。张：申张，推行。③要：要领，关键。禁文巧：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文：华丽的服饰。巧：奢侈的器物。④度：标准，尺度，限度。飭（chì赤）：整飭，整顿。明代赵用贤刊本（以下简称“原本”）是“饰”，古通。⑤训：教诲。原本是“顺”，古通。经：编织物的纵线，引申为标准、典范、要领、明：尊崇。祇（zhī知）：敬奉，祭祀。宗庙：古代统治者供奉、祭祀祖先的处所。

两原则刑乃繁^①。不明鬼神则陋民不信，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②。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③。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措也^④。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⑤。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⑥；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⑧；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⑨；民恶灭绝，我生育之^⑩。能佚乐之，

①野：田野。芜旷：荒芜，废弃。荒：散，离，指人们背井离乡，脱离农业外流。原本是“管”，现据清人戴望等的意见校改。无量：指统治者敛取没有限度。妄：乱，引申为行为不轨。淫：放纵，违法。障：堵塞，杜绝。原本是“璋”，“璋”是“璋”之误，现据清人俞樾的意见校改。两原：两个根源，即上文所述荒废农业、敛取无度两方面。②陋（lòu漏）：微贱、粗鄙。陋民：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蔑称。信：相信，服从，原本是“悟”，现据清人丁士涵等的意见校改。校：比较，较量，引申为抗衡，对抗。③维：系物的绳索，这里引申为治国的纲领。④措：措施，办法。原本是“错”，古通。⑤节、节度，制度，准则。自进：指越轨钻营。从枉：干坏事。枉：弯曲，引申为行为不合正道。⑥政：指政策法规。行：实施，推行。原本是“兴”，现据《群书治要》、《艺术类聚》、《太平御览》引文及清人王念孙等的意见校改。⑦逆：倒，违反，违背。⑧恶（wù务）：厌恶。我：指统治者。佚（yì义）：同“逸”，安乐。之：代词，指“民”。⑨危坠：危险，祸患。存安：生存安定。⑩灭绝：死亡绝后。生育：生息繁殖。

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①。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②；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③。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④。

措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①。措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②；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③；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④；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

①畏：通“威”，镇慑。戮（lù路）：杀。②四欲：指上述“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四种欲望。③四恶：指上述“忧劳”、“贫贱”、“危坠”和“灭绝”四种为人们所厌恶的事情。④予之为取：给予是为了索取。⑤措：安置，安放。原本是“错”，古通。不倾：安稳，牢靠，不败。积：指粮食的积存。涸（hé和）：水干枯。藏：指财富的贮藏。竭：尽，用尽。府：府库，国家积存物资和货币的地方。流水之原：水流的源头，用以比喻政令顺应人心，有如水从源头流出那样畅行无阻。使：叫，让，役使。不争：不互相争夺。官：职能，这里指职业，行业。明必死之路：向百姓指明犯罪是必然致死的道路。开必得之门：向百姓敞开有功必然得到赏赐的大门。为：做。处：居住，引申为立足、置身。不行不可复：不办不可再行的事情。⑥五谷：泛指粮食。⑦养桑麻：植桑养蚕，种麻织布。六畜：马、牛、羊、鸡、狗、猪。⑧令顺民心：政令符合百姓的意愿。

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②；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③。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④；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姓，远者不听^⑤；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⑥。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⑦；导民之门，在上之所先^⑧；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⑨。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⑩。言室满室，言

①信：守信用，说话算数。庆赏：赏赐。“庆”的意思也是“赏”。

②偷取一时：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时”原本是“世”，现据清人张佩纶的意见校改。下文“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同。③

威令行：威严的政令得以推行。用备：财用充足。远邪：远离邪恶，即不干坏事。轻难：勇于赴汤蹈火，不怕死难。④为：治理。

⑤毋：不要，不可以。姓：原本是“生”，古通。远者：关系疏远的人。⑥节：礼度，引申为准则。⑦辔（pèi配）：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这里可引申为要领，手段，办法。⑧导：原本是

“道”，古通。⑨服：服御，使用。⑩汝：你。

堂满堂，是谓圣王^①。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②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③。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④。

【译文】

凡是拥有土地统治百姓的君主，必须按季节抓好农业生产，保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雄厚，远方的人们就会前来归附；荒地开发垦殖，人们方能定居下来；粮食满仓，人们才懂得遵守礼节；吃穿充裕，人们才懂得光荣和耻辱；君主遵守法度，亲属们才能协同一致；“四维”发扬，政令才能贯彻执行。所以，少用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巩固政权的准则，在于整饬“四维”；控制百姓的要领，在于崇敬鬼神、祭祀山川、供奉祖先和尊敬宗亲老臣。

不按农业季节抓生产，就无从增长财富；不重视土地的开发利用，就没有充足的粮食。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将会流离失所；君主敛取无度，百姓就要越轨犯上；不禁止奢侈品的生产使用，百姓就会违犯法律；不杜绝田野荒芜和敛取无度这两条

①言室满堂：在屋内说话要使全屋的人都能听到。用以比喻君主说话做事要开诚布公。无所隐伏。

②有道者：指懂得治国道理的君王。道：事物的规律。萌：开始发生。

③审：知道，了解。

④缓者：迟钝的人。事：指事物的化。吝：吝啬，原本是“忖”，现据丁士涵意见校改。

祸根，动用刑罚就将日趋频繁；不尊崇鬼神，粗鄙的小民就不信服〔君主〕；不祭祀山川，就无法颁行威严的政令；不敬奉祖先。百姓就会抗上作乱；不尊敬宗亲老臣，孝悌就不完备。

“四维”得不到发扬，国家就要灭亡。

治理国家的纲领有四条，废弃了其中的一条国家就不安稳，废弃了两条就会发生危机，废弃了三条就将被颠覆，废弃了四条就要彻底垮台。不安稳还可以矫正，危机还可以挽救，颠覆了还可以重建，彻底垮台就再没有复原的办法了。这四条纲领是什么？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遵守礼，就不会违法乱纪；知道义，就不会越轨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盖过错；懂得耻，就不会去干坏事。由此可见，不违法乱纪，君主的地位就稳定；不越轨钻营，百姓就没有诈骗行为；不掩盖过错，品行自然完美端正；不干坏事，歪门邪道的事就不会发生。

政令畅行无阻，是由于它符合百姓的意愿；政令不能推行，是由于它违背百姓的意愿。百姓厌恶忧苦劳累，君主就应使他们愉快安逸；百姓厌恶贫困卑贱，君主就应使他们富裕尊贵；百姓厌恶危险祸患，君主就应使他们安全幸福；百姓厌恶死亡绝后，君主就应使他们生存繁衍。〔君主倘若〕能使百姓愉快安逸，他们就会为君主承受忧苦劳累；能使百姓富裕尊贵，他们就会为君主忍受贫困卑贱；能使百姓安全幸福，他们就会为君主分担危险祸患；能使百姓生存繁衍，他们就会为君主甘愿死亡绝后。单靠刑罚不足以使百姓畏惧，单靠杀戮不足以使百姓心服。刑罚虽繁而百姓并不畏惧，政令就无法推行；杀戮虽多而百姓并不心服。君主的地位就不稳定。所以，满足百姓的上述四种欲望，远方的人们就会前来归附；强加于百姓上述四种厌恶的事情，即使亲近的人们也会叛离。由此可知，“给予是为索取”这一道理，是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

把国家奠立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把政令置于如流

水下泻般的源头上，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然致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有功必然得到赏赐的大门，不要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不要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要停留在不能久呆的地方，不要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所谓把国家奠立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就是要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生产粮食；所谓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置于如流水下泻般的源头上，就是要使政令顺应民心；所谓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就是要使他们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所谓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然致死的道路，就是要对犯罪者处以严刑；所谓向人们敞开有功必然得到赏赐的大门，就是要对有功者加以赏赐；所谓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就是要估量可供驱使的民力；所谓不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迫使百姓于他们所厌恶的事；所谓不停留在不可久呆的地方，就是不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所谓不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就是不要欺骗百姓。因之，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国家就能安定；努力生产粮食，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百姓就会富裕；政令顺应人心，再严的政令也能推行；使百姓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器用物品就会丰富；严刑峻法，百姓就不干坏事；奖赏兑现，百姓就不怕死难；估量民力行事，就事无不成；不迫使百姓干他们所厌恶的事，弄虚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百姓就没有怨恨之心；不欺骗百姓，他们就会拥戴君上。

用治理家的办法治理乡，乡不可能治理好；用治理乡的办法治理国，国不可能治理好；用治理国的办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应该〕用治理家的办法治理家，用治理乡的办法治理乡，用治理国的办法治理国，用治理天下的办法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是同姓宗族的人，关系疏远而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因为不是同一乡土的人，关系疏远而不采纳他们的办法；不要因为不是同一诸侯国的人，关系疏远而不遵从他们的

主张。〔胸怀〕要象天地覆载万物那样宽广，有什么偏私偏爱？〔眼光〕要象日月普照一切那样明亮，这才是做君主的准则啊！

驾驭百姓的要领，在于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的门路，在于君主提倡什么；号召百姓的途径，在于君主喜欢和厌恶什么。所以，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也想得到，君主爱吃的食物臣下也想尝尝，君主喜欢的服饰臣下也想穿戴，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也想躲避。不掩饰你的过错，不改变你的法度，〔否则〕有才德的人就不帮助你了。在室内讲话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使在场的人都能听清，〔开城布公，无所隐伏〕，这就叫做圣明的君主。

城墙濠沟之类防御工事，不一定准能坚守；武器装备和强大的军队，不一定准能应付敌人；地域广阔和财富充足，不一定准能吸引人们。只有通晓治国道理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因而不会发生灾祸。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恰当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富，怕的是没有人去把它们管理好。因此，能了解形势的人可以任命他当官；不营私的人可以安排他执掌政事；既能深刻了解形势、正确使用物力，又能善于任用人才的人，就可以尊奉他作君主。迟钝的人落后于事物的变化，吝啬的人会丧失自己的亲近者们，信任品质恶劣的人会丧失有才能的人。